合肥學舍札記

合肥學舍札記弟六

陽湖陸繼輅祁孫

蟪蛄啼青松

往在都門作五言詩有夏蟲緣松枝安得見後彫之句頗自矜惜後見太白詩蟪蛄啼青松安見此樹老意正同而措語益工甚哉辭必已出之難也

梅邨自訟

從古才人失節又從而爲之辭者多矣惟梅邨獨能自訟無所諱飾其遺閟云故人往日燔妻子我因親在何敢死蕉萃而今至於此欲往從之愧靑史自是由中之言至臨歿賀新涼詞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

須說則益自引咎并不敢以親在爲解讀者可以諒其志矣

梅邨清涼山詩

梅邨清涼山詩四首瑰辭盛氣殆鎔李杜於一鑪矣然作詩之恉頗不易測靳氏亦但以爲詠史而已吾意蓋爲崇禎帝作而託之五臺也思陵本田貴妃墓故首章方述寵盛即有南山其槨之語伏後來合葬情事次章言妃早逝三章中坐一天人吐氣如旃檀寄聲漢皇帝何苦留人間乃田妃地下相招之辭天地闕與毀云云直以脫屣觀空之諦慰故君亡國之痛四章乘時方救物生民雖其已持此禮覺王賢聖總一軌言覺王固不

動心於得喪卽自古聖主賢君亦惟以保民爲念今
聖淸旣能平治天下懷宗亦當視同一軌無憾於革命
矣若但爲詠古而作便覺辭繁不殺有才多之患

倍文

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注倍文曰諷疏
謂不開讀之此倍字本義中庸爲下不倍是也今專以
爲加倍之字而倍文別作背文又作偝坊記以此坊民
民猶偝死而號無告投壺毋偝立是也

小已

司馬相如傳贊小雅譏小已之得失韋昭云民志狹小
先言已之愁苦果爾措語殊不妥貼何必非小民之誤

耶易本隱之以顯亦當作本隱以之顯

秦淮海詞

滿庭芳慶清朝高陽臺揚州慢諸調俱四字對起太鍊即不佳惟少游山抹微雲天粘衰草二語恰到好處美成聖與叔夏諸君亦皆淡雅不肯作意至如調雨爲酥催冰做水做冷欺花將烟困柳便覺俗不可耐

鄉愿

君子恆疎小人恆密以鄉愿之奄然媚世不欲天下一人有憾於己其積慮然也今乃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是猶有疎節闊目之時而眞意未盡澌滅也若又從而憾之彼將自懲其疎而益趨於密矣故夫子不之憾所謂

以不屑教教之也爲鄉愿者其知之否耶

工部七律

工部七言律蓋有二種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此一種也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此一種也後一種務觀裕之獻吉臥子何能學之前一種義山而後久成絕調矣

工部七絕

工部七言絕句眼見客愁九首江上被花惱不徹七首楸樹馨香三首若斷若續忽喜忽瞋寫索處無聊神理獨絕自脫稾以來索解人未得直以爲老手頹唐之作而已

是非之心

孟子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然三者但當擴而充之惟是非之心非致知格物求合於天理之自然往往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惻隱羞惡辭讓亦因之而俱誤矣霍光不發其婦之姦惻隱之誤至於不忠於陵不義其兄之室羞惡之誤至於不孝惟辭讓差無大誤而曾隱宋穆後世猶以爲譏此皆權衡未當之流弊也孔子自言七十而從心所欲此則格致之極功而修身之能事盡焉矣

公私

鐙下讀者柯文有云用人者輒曰公而已夫進賢退不

肯之謂公賞善罰惡之謂公若惟成例是視其所謂公吾所謂私也故公賞不足勸而公罰無所懲公之爲敝如此諒哉言乎因憶白少傅詩禾黍與稂莠雨來同日滋桃李與荆棘霜降同夜萎草木旣區別榮枯乃等夷茲茲天地意無乃太無私寄言爲國者不得學天時兩賢之言可以相發明矣

香山

香山文行都無可議白璧微瑕正在外襲儒風內宗梵行二語樂天知命之學當於論語孟子中求之何必乞靈外道

悅然

怳許氏云狂之貌一切經音義惟怳惟忽似有無有也正與悟義相反俗語怳然大悟乃戲言其不悟非以怳然爲悟也近人截取怳然字爲冰釋理順之辭誤

漢書不如史記潔

東方朔傳自朔上書高自稱譽至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極寫武帝愛才爲第一段自上欲營上林苑至觀察顏色直言切諫極寫朔不負知遇爲第二段篇終坿所著文辭二篇爲第三段通體至爲完善惟上嘗使諸數家射覆至遂得愛幸幾四百言蕪穢已甚於帝於朔兩無發明讀者便可刪卻又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語意已足至年三十而終何煩序入朔傳漢書不如史記

正坐不潔此其一隅也匈奴傳史記遺書高后嫚言足矣漢書乃詳載其書辭此尤不潔之大者

漢帝愛才

漢高不好儒生然自蕭何以下皆名之惟留侯獨稱字武帝召見主父嚴徐謂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讀相如賦至恨不與同時人主愛才至此極矣借假助貫臣輩負帝知遇自陷大戮設非湯宏傾軋之力猶將全之未爲少恩也

張丞相列傳

史記張丞相傳章法最奇蒼遷御史大夫以上纔三百言卽入周昌事反八百餘言自昌至平陽侯曹窋御史

大夫凡四易人而蒼復為之乃再入蒼事申屠嘉又代
蒼為御史大夫者
　封贈應書某階某官
大雲山房文藁通例極精核惟云子孫封贈止應書階
非是謹按
制誥茲以覃恩封贈爾為某大夫某官是明以子孫之
官官之也若止書階則編修知縣教授並文林郎講讀
學士祭酒知府並朝議大夫既無所分別而京朝官加
級請封益不知用何官得封矣
　慳吝
余向作謙儉二義說極知其駁然令閱者稍稍自疑似

亦不爲無補故雖仲倫仲平屢以爲言竟未刪卻暇日閱坡公尺牘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吝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不覺失笑此蓋古今通病未易可砭者邪

郭沈二君詩

連日得郭頻伽麐沈小宛欽韓詩附記於此頻伽詩云早應宮禁稱才子老向烟波作釣徒人世升沈原爾爾畢生著述亦區區青瑱未必豪情在紅蠟能知舊淚無嵇阮飄零應劉逝西園何似酒家鑪元注時客題襟館小宛詩云金斗城中今問訊蓮花寺裏舊論文相逢老瘦應饜我自覺疎慵反望君溫飽未期長此竟頭顱如許復何

云江淮倚席空留滯吾見侯芭似子雲元注時晤君弟子李君於宜州寓齋

戴表元文

戴君表元送張叔夏西游序晚宋文之極工者置之歐公集中亦上乘也余來平梁忽攜山中白雲詞獨時時憶此文不置頃及門李生汝琦忽以見貽急展戴君序讀之不減故人重晤矣

山中白雲詞

詞人多窮叔夏抑太甚矣越五百餘歲而山中白雲詞乃幾幾乎橫被六合然叔夏別有題腰帶水一絕云犀統魚懸事已非水光猶自濕雲衣山中幾日渾無雨一

攸溪痕又減園語意佳絕尤勝於詞惜他作不傳而傳詞又恨其多耳

三教

客問李士謙三教優劣士謙云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其言絕悖謬卽在彼道中亦復有何理致乃云客不能難而止北史之陋如此

洪烈婦

合肥黃氏父名元春夫洪時康同歲生洪蓬州運開之猶子也道光元年補弟子員數月而卒有子曰保德及晬矣三年五月十三日保德痘殤烈婦以六月六日葬時康祖塋八日墓祭成禮九日絕粒至十七日卒年二

十七

墓祭

死不墓祭其夏殷之制乎以云周制則先儒之說雖詳未致以爲信也冢人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爲之尸先鄭云既有葬日祭以告后土冢人爲之尸後鄭云爲尸者成葬爲祭墓地之尸也經又云凡祭墓爲尸由後鄭之說言之既云成葬之後爲祭墓地尸矣於文不應複述由先鄭之說言之未葬之先已祭后土矣於禮不應瀆舉然則祭墓爲尸爲祭祖考非祭后土可知也且不第云祭墓而云凡祭墓其爲歲歲致祭又可知也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凡祭墓爲尸言既葬之後冢人之職承承如此連讀經文曉然易見夫魂升魄

降自有重輕然既立主於廟以致其精神之極而體魄所藏之處愬然於心此亦孝子仁人所必不忍出者也其必立之尸者亦所以致其精神而示體魄之非能來饗正以益明廟祭之重陵之崇何遽爲廟之殺乎家人得爲祭墓之尸蓋以同姓爲之者　蓋禮莫備於成周若益推而遠之則上古且有不葬其親者矣

果人

袁又愷家多藏書有金泰和間所刊本草果仁字皆作人段大令據以註說文謂果人作果仁於理不適乃明成化刊本所改然隋臣已有名陳果仁者或別有取義邪

南北史捃華

近有人仿世說體例輯南北史捃華一書其中言語一門皆刺取阿諛媚悅之言此豈堪與德行文學相提並論邪若抽出單行目曰導諛錄當有奉爲枕中秘者

三赦

司刺掌三赦之法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王荆公云幼而不弱老而不耄愚而非蠢則在所不赦夫老而未至於耄猶可言也然已非經意矣老耄云者統七十以上言之也若幼則安有不弱者愚則安有不蠢者將欲赦之則以爲弱且蠢將欲坐之則以爲不弱不蠢高下可以從心而出入之失皆所不免矣

圜土

圜土鄭注獄城也潛溪鄧氏以爲非是乃爲之宅而教之果爾則出圜土者殺逃亾之罪不已重乎且置圜土者皆已犯法之人若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者桎梏而坐諸嘉石不入圜土也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下罪三日坐三月役無上罪三年下罪一年而舍之久也是好爲寬縱而反入於嚴酷者也

王導陶侃

王導以周伯仁有今年殺諸賊徒取金印如斗大之語疑覬閒已於帝前後敦三問周戴皆不答遂至遇害是直以計殺之豈君子之所爲陶侃嘗夢升天折翼而墮

因自抑覬覦之志此言誠不足爲據然以不與顧命不肯發兵勤王苟非溫太眞激勸之力便當袖手安得謂之純臣邪

劉穆之

余嘗以劉道和與荀文若相提並論有據王宏傳駁之者竊謂宏傳未可信也以穆之之明達豈不知九錫之命當在此時且王鎮惡從帝北伐之初卽有三秦若定而公九錫不至此責在卿之語穆之雖未有所答何遽不復省記正以不願作此等事是以身掌留任而嘿不發言也逮宏銜使北來穆之無由諫阻既惜武帝臣節不終而立身亦將與之俱敗是以悲憤而死非愧懼而

死也穆之平生於帝舉止施爲皆節度未嘗有忤及其既歿追悼無已至詠人之云亾邦國殄瘁九錫之指發自他人有何愧懼而遂至殞其生耶

陳伯游金石銘序

陽湖陸君祁孫予竊聞高義之日久矣嘉慶己卯同集汝陰遂成雅契山濤神交灌夫弟畜有遠性焉至致焉將去祁孫出齊幣二並所刻私印爲贈曰特取金石不渝之意爲他日見懷之緒云爾予受而言曰縞紵弗惜慕用之誠宜追琢其章鑄人之意寓吾不忘君請視此金吾敢負君有如此石夫金石猶可毀而交情無中變是以古之君子溫不增華寒不改葉搴蘭采杜以要之

登山臨水以送之其風至高誰可及邪世習淤而浮沉多權利移而向背熟於是塤篪輟響古歡遂遙車笠相逢舊言殊少謂之何哉此則率爾褰裳未若江湖之遺跡思君不見不若草木之有心者也祁孫曰然願其勉之既別遂各係以銘云

黃鑪感舊詩序

伏讀詩篇情生文文生情心緒如亂絲筆端如分風使人悽然欲絕承命序其端末不覺言煩而指碎此序於駢體爲宜然鄙人輟筆已十年矣序曰吾友陽湖陸祁孫承彝訓易令德學成於家信孚於友自州里懿親同門翕然投分交游滿海內無不誦其才愛其人逮今三

十年行義文章隱然爲祭酒終不得簪筆持衡發抒其所蘊晚乃尋常調訓導合州家貧百指仰給於鶴粲又病且老閉門埽軌迴思疇昔綺麗飛騰之迹高陽狂生南鄰愛酒之人偶大半爲異物廑有存者亦皆中年頹放鑿薄宦清苦無肯過訪雖如欽韓者同志同官所距裁十餘舍欲樽酒枓肉從容一日之雅不可得此其情在少壯者固有所不堪況老而不過重以貧且病如吾祁孫乎由是一託意於詩以寫其感槩無悝之悄偶倣杜少陵存殁口號爲五十六章題曰黃壚感舊集示余余既亮君之情豔君之文而飲然自慊則尤有慨也君承故閭處都會擩師友之益結賢豪之交烹瓠弦詩溫

然爾雅或遐勝徵觴乎章風月其錄事明府投籌舞纛雖不盡如嵇阮亦能命辭顧曲洽比盡歡當時雖知其樂而習爲固然至寂寂寒廳聚散存亾之故宛宛難忘遂不禁黯然於中斐然有文此猶有可言者若僕少而寒苦無交游之素無酒醴之歡偶然期集嘈囋鵝鴨市井僂履握齱冠襟降心爾汝稍涉書語艴然掉聲抵案擲摞不惜敗面二十餘年居鄉之況大抵如是思此惡客不啻鬼趣其甚形於筆墨也邪前無所樂則後亦無此恨已矣人生一刹那過眼空花善惡何有聊因篇什以識吾歎倘可坿詩以行既足令人潸然悲又將啞然笑也吳沈欽韓撰

古歌俗韻

古歌多僞託不足信但考其韻卽顯然可辨如箕山歌河水流兮緣高山甘瓜施兮棄緜蠻高林肅兮相錯連居此之處傲堯君君字與山蠻連字三百篇及羣經屈賦俱不合用又黃鵠歌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雄字去聲隸蒸登與雙同字不協又采葛婦歌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羅兮輕霏霏遲霏字隸脂微齊皆灰古音不通之增封益地賜羽奇奇字從可可亦聲几杖茵褥諸侯儀儀字義聲義我聲我王何憂能不移移字多聲並隸歌戈麻與之部相去益遠

琴操俗韻

琴操神人暢清廟穆兮承予宗百寮肅兮於寢堂以堂韻宗乃鄭庠東冬江陽庚青蒸通用之說魯貞女引變化垂枝含雜英兮修身養志建令名兮亦陽庚通用思親操日與月兮往如馳父母遠兮吾將安歸馳字也聲隸歌戈麻與歸字不協乃致托名唐虞二帝遞家所宜急汰也

孤子成昏在廟見之後

取婦成昏之期先儒之說不同似皆與經意未合愚謂當夕成昏鄭義也此取婦之恒禮也三月廟見始成昏賈服義也此孤子取婦之禮也何以知之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

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曰不祔於姑則姑歿可知曰未成婦則未成昏可知此正孤子取婦未及三月而女死之禮非凡取婦者皆如是也蓋旣成昏卽不應歸葬於女氏而舅姑之存者同牢之明日見而受醴饋而受饗初無三月廟見之事也舅姑偏有歿者昏夕厥明卽見其存者行盥饋之禮至三月不須廟見亾者此一說也厥明盥饋於其存者三月廟見於其亾者此又一說也若俱存則必不廟見不廟見則當夕何以不成昏旣成昏則必不歸葬於女氏矣

非三公稱公

生徒問後漢書鄭元傳孔融告高密縣爲元特立一鄉以爲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近崑山顧氏斥爲曲說徵引經傳至二千餘言極言非三公不得稱公

二者孰爲是非余應之曰北海所論尊賢也亭林所述貴貴也貴貴尊賢其義一也然三公常有鄭公不常有爲金石文字者當守非三公不稱公之例若藉口高密濫施于人則謬矣

暘暢字不應通用

說文暘不生也鉉曰借爲通暘之暘今俗别作暢非是桉月令注暢充也暢惟從申故有充義必非暘之或字以意推測暘蓋土之極燥者不宜種植如所謂獨陽不生也土部塲字注田不耕繫傳作山田不耕者與暘義正相近可以互證學者以許君但云從田昜聲故不敢以會意求之若云從田昜昜亦聲卽易曉矣疑本如此

而傳寫遺之也本部畟字注和田也從田彔彔亦聲可以互證

靈入眞韻

靈字自詩生民殷武以來不聞有異音而許君說文序俾侯于許世祚遺靈與神辛瀕門等字爲韻朔日甲申繫傳作甲子則無韻矣

心入眞韻

易傳以心入東韻嘗求其故而不得唐山夫人房中歌漢詩之最初者其三章云我定厤數人告其心敕身齋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又與眞臻通用

記毀茶器

嘉慶乙丑保緒寄一宜興磁壺銘其蓋云惠山之泉蜀山茗與君飲之永無病孚甚珍之出門嘗以自隨至今道光壬午十有八年矣以八月七日碎于合肥學舍爲之悵然至移時不能自遣因思古人作器能銘往往有子孫寶用之語何其寄意之深長而用情之肫摯耶玩歲愒日之徒一切苟且自謂達觀君子弗尙也

翠盤

余家藏一盤每疊佛手柑十數枚濕翠欲流絕可玩背有紫色楷書一德格天閣製六字孚小時初讀宋史屢欲捶碎太孺人笑禁之自南宋至今在磁器之傳亦云久矣而令人唾棄如此又戊午三月偕雲臺先生遊道

場山歸雲寺寺僧出所藏孫太初以來名人書畫兩巨卷求題名中有一幅惟署一趙字下隱隱有挖補痕跡及觀右角小印乃松江二字也偶憶及之書示聰應

有天下而不與

有天下而不與二帝三王之所同茲不曰堯舜而曰舜禹者恐後世誤以官天下爲不與也然則所謂不與者何也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孟子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曰無爲曰無事蓋聖人之治天下一循乎天理之自然而已不與焉此放勳之所以爲同天而降及文武奉若天道未之敢越者也若時文家所言二聖超乎天下不動心富貴卞隨務光之徒皆能之矣

瞻彼洛矣文王有聲

瞻彼洛矣連三章皆以泱字爲韵下四句各自爲韻文王有聲連八章皆以烝字爲韻上四句各自爲韻此亦有例湯盤銘三句惟以一新字爲韻是也

鮮字假借三義

鮮字本義魚名也羴省聲本音也經傳借作鮮食又借作鮮少雲臺宮保說此字尙有斯義蓋齊魯閒方音讀鮮爲斯因以同聲假借書惠鮮鰥寡詩鮮民之生是矣向疑孔傳文王加惠鮮乏之鰥寡之人(即鮮少之義)以惠字略逗鮮字合下三字尙書無此文義若依爾雅及詩北山箋訓鮮爲善(即鮮食之義)又恐惠善二字不甚連屬皆非確

詁自得此解讀之乃覺灑然

鮮有斯音如詩新臺有洮河水瀰瀰燕婉之求蘧篨不鮮是也顧氏詩本音讀鮮爲犀而引尙書大傳西方者何鮮方也爲證此乃西有先音非鮮有犀音也列子鮮而食之鮮訓作析與詩斧以斯之音義相合又說文䨮小雨纔落也从雨鮮聲讀若斯詩疏引逸爾疋斯盡也又與鮮少義同宮保自有釋鮮一首此數證度必援引研經室文集久爲人攜去頃遇合肥許以重刊本見寄未知何時得至也

徐鉉補說文

徐鉉所補說文詔志件借魋綦剔𦪇醆趄鯁璵𤻦㮰緻笑逕皖峯十九字亦有不必補者爾疋命令禧畛祈請

譌許誥告也初不言詔易后以施命誥四方書大誥爾多邦周禮誥用之于會同亦皆不言詔然則以詔爲天子之言必嬴秦之制說文旣有誥字爲上告下之稱卽不復收詔字亦如心部自有懸字卽不煩言部更增譍字也又有應補而不補者如言部詘系部紬旣皆由聲而引書顛木之有甹枿又明言古文作由則由字應補矣劉爲當時國姓何以劉劉字並云劉聲而獨無劉字或後人傳寫之遺或以劉之義爲殺而許君有意避之均未可知在校定時則宜首補者矣劉字今人以鏐當之日知錄旣斥之矣然卯金刀之讖則後人所僞造未可援據劉从丣不从丣亦如白水眞人泉字不得云白水也

諧聲

諧聲之例不合者幾數十字吾意許君必自有說而今亾之否或後人所妄加也如如衣字求聲不應隸之哈然許君固云象形則所謂求聲者安知非淺人所入耶以此求之孕从乃子乃難詈也必先孕乃可有子也牡从牛土易象坤爲牛牛加士旁而反爲牡所以明陰之生物必資於陽也疑皆非諧聲也

祝夫人

耋水繼配祝夫人名婉瑜字樂水筱山女兒也不穀食二十年矣日飲酒數杯容色充腴年六十又一尙如四十許人余所見詩甚多茲錄其貽山妻五律二首閨閣聞聲八天涯識面遲一編欣手把卅載慰心知蘭茝芬

芳挹瑤華次第披藝香三復後彷彿對光儀風雅一門集相莊樂自如官閒甘苜蓿句好豔芙渠白蠟吟能代紅牋恨久除尤憐左家女時仿茂漪書女公子君字蕙書畫水歷官中外垂三十年家益貧夫人偕其妾讀書鼓琴泊如也昔人言有道妻子皆得逸樂薛氏中圭近之矣

班倢伃賦韻

班倢伃自傷悼賦昔人訾其用韻太雜桉通篇祇四韻承祖考之遺德至奉隆寵於增成耕清也當日月之盛明則陽唐矣既過幸于非位兮至依松栢之餘休本皆之咍而周求幽流休五句則尤幽矣重曰以下仍用耕清至俯視兮丹墀又以之咍尤幽合用皆三百篇所未

有然用之咍則絕不闌入脂支一字用尤幽則絕不闌入侯部一字知于音韻非苟焉者蓋通韻之理消息甚微殆未可槩以本音繩之也

段氏改說文

若膺大令訂正說文數十事皆援引確鑿如福祐也據祭統改祐爲備參商星也據左傳改商爲晉牛大牲也牛件也件事理也據羊祥也馬怒也武也疊韻爲訓之例改作牛事也理也尤至當無可議唯於引經互異則不應輒改大令不改往遴爲往吝孱功爲僝功有澁爲有汜獨於夕部夕惕若夤改從骨部夕惕若厲久之讀者但見改本不知漢時傳易有此一義殊爲可惜又改

繼爲繼謂以糸聯之㡭者得續故曰繼則斷字亦當改作斷爲以斤斫之㡭者忽殊故曰斷矣

邪也字不應通用

也决詞邪疑詞段云二字古不分別而引龔勝傳韓愈文爲証非也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意重在安其眞無馬邪其眞不知馬也意重不知馬正是一疑一决之辭非邪也通用也（子張問十世可知也自是乎字之誤）

五藏

五藏如五行古尙書說木藏脾火藏肺金藏肝土藏心太元因之周禮食醫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與洪範合而不言所受之藏今尙書歐陽說肝

木心火脾土肺金向來岐黃家言正是如此素問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心欲耎急食鹹以耎之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此爲補救之法故脾藏而外或從所克或從所受克非別以肺爲木肝爲金也月令春祭先脾夏祭先肺秋祭先肝季夏祭先心鄭注據牲之五藏所在以當四時之位是與生人五藏本不相涉不得援以爲太元之證許氏五經異義初主古尚書及著說文雖于心部仍言土藏下卽別引博士說以爲火藏而丹部則竟言肝木藏也脾土藏也肺金藏也改從鄭駁絕不護其前說誠恐如鄭氏所云執以治疾不死卽劇也段大令欲改丹

部爲肝金藏也博士說以爲木藏云云雖與心部畫一
轉沒許君舍已從人之美矣

合肥學舍札記弟六

外孫洪用懃校字

合肥學舍札記第七

陽湖陸繼輅祁孫

左傳音義上

積痾作起炑暑方闌聽應温習左傳琅琅可聽間有古注與杜義陸音異同者輒呼語之參以鄙見使筆記焉

惠公元妃孟子妃讀曰配釋文芳非切非是與文十四年傳子叔姬妃齊昭公音同

爲魯夫人魯古文作𢀖手文仿彿近之事所或有若因此遂以桓公爲子以母貴則非矣

士踰月禮記疏引何休士禮三月而葬今左氏云踰月於義左氏爲短鄭元駁之謂人君之喪殯葬皆數來月

來日十殯葬皆數死月死日尊卑相下之差數故士大夫俱三月其實不同

寤生注云寤寐而生疑無此事若云墮地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風俗通）則又無足驚驚亦何至於惡說文寐覺而有言曰寤經音義引倉頡篇覺而有言曰寤或莊公墮地能言故武姜驚以為妍而惡之耶（季寤字子言可以援證）

克段於鄢趙集傳鄢當作鄔鄭地也在緱氏縣西南至十一年乃屬周左氏曰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是也傳寫誤為鄢字杜云今潁州鄢陵誤甚矣蓋從京至鄔非遠又是鄭地段所以有兵衆若遠走至鄢陵已出境則無復兵衆何得云克又傳曰自鄢出奔共自鄔過河

向其城爲便路若已南至鄢陵即不當犇其也

衞莊公娶於齊曰莊姜無子又娶于陳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以爲己子嬖人之子名分昭然篇中將立州吁乃作文抑揚開闔之法何焯讀書記謂桓公均之非適故州吁亦自可立則下賤妨貴少陵長小加大復何所指

歆如唸如而字通用蓋旣歆而唸之也

諸侯以字爲謚謚當作氏注非

討蔿氏有死者司馬氏誅成濟之前事也芮姜惡芮伯萬多寵人而逐之隋獨孤后廢太子勇之前事也

見孔父之妻于路咲集傳大夫皆乘車其妻固當乘之

不可在路而見其貌蓋以舊言孔父義形于色故誤以爲女色之色也

善自爲謀善忽不輕徇人注獨潔其身謀不及國非

子同生注主公羊是也穀梁疑故志之范注疑非公子朱子曰桓三年姜氏至六年子同生十八年方如齊莊爲桓子無可疑也

與吾同物史記與桓公同日蓋所值十二辰相同桉桓生而惠薨於隱元年爲二歲至是年十有八歲陰不同故知言日也

鄭忽出犇衛顧炎武杜解補正未成君之辭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曰世子當立之辭注並非

夫人孫于齊詩疏引賈逵桓公之喪至是年三月朞而小祥莊公憂思少殺念及於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追書孫于齊耳其實先在於齊本未歸也愚意不然文姜之與於殺公當時尙在曖昧疑似之間必無不與喪歸之理若云何以不書則元年三月既孫于齊矣二年十二月何以又與齊侯會于禚四年二月又享齊侯於祝邱五年正月又如齊師七年秋又會齊侯于防十五年夏又如齊時襄公已死中間皆有歸魯情事書行不書還或魯史舊例或夫子所削未可定也十九年秋二十年二月姜氏再有如莒之行亦皆不書還

公子彭生也史記注引服虔從者見爲彭生鬼改形爲

家也

齊人來歸衛俘俘三傳皆作寶蓋寶古亦作保與俘字文相近故訛

元年夫人孫于齊傳言不稱姜氏絕不爲親也然二十一年之中凡書夫人姜氏者七而終之以夫人姜氏薨重（平聲）之以葬我小君文姜爲絕乎否乎蓋姜之與于殺桓公雖當時嘖有煩言在姜氏必自辨其誣莊公既無由可得左證亦惟有蓄此疑於畢世而已先儒於此獄爰書重疊似皆未見及此

並於正卿卿讀若羌詩爾德不明（讀郎反）以無陪無卿是也英之與京京讀若彊詩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是也八

句不轉韻

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周六月爲夏四月正所謂正陽之月夏禮則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禮則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皆此月也其後季平子不知六月之爲正月故太史以夏正曉之平子不學無術不從其言今玆鼓用牲于社何以傳言非常禮蓋天子伐鼓于社諸侯伐鼓于朝鼓社差爲僭越而天災有幣無牲用牲亦非故事觀下申言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可見注非詩正月解霜亦指建巳之月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云云乃僞書之謬

使俱曰言使國人知君威加戎狄莫不歌誦之非驪姬復使二五進言也注非

孟任既閟不見公孰以夫人言於公者乃公自言嘗以爲夫人而任始許公猶恐公或食言而割臂以盟也注謂公許之似誤

閒于兩社爲公室輔社常諸反漢書敘傳見危授命誼勳明主布歷燕齊叔亦相魯民思其政或金或社是也六句三轉韻

衛文公大布之衣注蓋用諒闇之服詩疏引服虔亦云藏公卒在此年桜文公以弟繼統躬行三年之喪儉德乃其餘事杜解補正非雜記鄭注引作大白之冠

寡人是問史記注引服虔責問楚也注非

中大夫成謀帷幄計議之臣皆是也注以里克有中立

其免之言遂專以當之則下晉侯許賂中大夫不應云皆背之矣

憂必讎焉說文讎猶應也詩無言不讎

取號之旂說文旂从㫃斤聲詩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會侯戾止言觀其旂是也八句皆有韻

晉獻之子申生當立天倫也申生既死奚齊當立父命也里丕欲立重耳非法也及奚齊遇弒羣公子皆在外惟卓可立雖伊周當此無以易之惜荀息之才不足以當大事徒以身殉於先君寄託之重未爲無負故傳引白圭之詩第許其能踐言不許其能定亂立言可謂至當若云並咎其失言於前則讀者之誤而非左氏之意

矣

里克之視奚齊直以爲驪姬之子云爾書之曰君之子而里克之罪定矣穀梁謂國人不子則曷不書晉人殺其君之子某乎

觀孔子之與叔孫昭子而知晉惠之殺里克未爲過也慶鄭於君父危難之際快意反脣與羊斟何異亦豈可姑容者而讀者或爲之不平非也

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杜解補正千乘侯國之車數也去猶袪法所謂除也一除三百三十三一除六百六十六三除九百九十九三除之餘所剩唯一君耳

登臺履薪示欲自焚以殉晉侯注非

瑕呂飴甥才足以應變明于謙前事之師也晉惠之歸
固應歸美秦穆抑喪君有君爰田州兵之作亦有力焉
假令高粱之難以身殉之豈非卓然名臣乎
敗于宗邱邱袪其切詩楊園之道猗于畝邱寺人孟子
作爲此詩是也逃歸其國而棄其家家讀若姑詩昏姻
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是也
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及可猶言其可其及首相近釋
文以及字屬上斷句非
勿從何益不從史蘇之占未遂足以益禍言敗德有大
於此者
是月盧學士文弨據初學記陸佃鶡冠子注皆作提月

提月者月幾盡也

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穀梁疏引賈逵石山岳之物齊太岳之肖五石隕宋象齊桓死而五公子爭立宋將得諸侯而治五公子之亂鷁退不成之象後六年霸業退也

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言陰陽之事乃吉凶之所發見而非吉凶之所由生當求其故於人事之善惡注非

勿可赦言將不爲天所赦宥注云不如赦楚何言之誤也

策名委質質讀若贄韋昭國語注質贄也釋文如字非

貳乃辟也釋文婢亦切罪也注讀爲避非

或言傳負羈之妻教夫以貳何以古今稱爲賢婦人其說非也曹晉兄弟之國固非輸誠於敵而晉公子方客曹亦並非境外之交可比若得因臣及君以紓他日之禍其爲忠也不亦預乎觀國語負羈即以婦言進諫益無可議

三舍史記注引賈逵九十里

周公弔二叔之不咸二叔管蔡也下統言諸同姓不得獨遺蔡其兼言管者猶史記題管蔡世家也曹植求通親親表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延故廣建親戚以藩屏周正引此注非

地平天成或言今尚書有此語何以注言佚書不知大

禹謨東晉始行於世征南固無由見之也

室如懸罄說文罄器中空也國語作懸磬韋昭注府藏空虛但有榱梁如懸磬也後漢書陳龜傳引此作懸磬注云言其屋居如磬之懸下無所有

爲賈一少年侃侃持論於兩相之間美哉此風其可復見乎然使賈或因此賈禍則必有引謹言之詩以垂戒者矣

距躍三百釋文百讀爲陌桉說文𨸏部新坿有阡字注云路東西爲陌南北爲阡三陌蓋言踴躍之遠

顛頡雖違命與遺誤軍國差有不同殺之似稍過蓋當時正欲戮一從亾故臣以立法而頡適逢其會也臣追

昔歎主挾今情緜上幽居使人神往遂隱而死祇是言終身不出耳莊子之說似未可信

伏己而盬其腦說文盬鹽池也成六年傳沃饒而近盬服注盬苦鹽也彼注盬鹽也更無他訓按史記范雎傳速持魏齊頭來自魏至秦非漬以鹽頭必毀壞故田橫云以我頭馳三十里陛下猶能識之過此則不可識也契丹德光死破腹實鹽載之以北號曰帝羓亦恐其速朽晉侯夢楚子以鹽入腦疑將梟其首而去故懼注訓作啑非

瑱弁玉纓禮記疏引服虔馬飾也說文引作璿弁玉纓弁馬冠叉髦以璿玉作之纓馬鞅也以玉飾之

亾鄭以陪鄰釋文益也𠂤旁土旁字通用

昌歜當从玉篇作歜徂敢切正所謂菖蒲葅也蓋以文王所嗜故周禮貴之此字傳寫沿誤已久韓詩無殊嗜昌歜與未識氣先感爲韵亦書作歜說文歜盛氣怒也从欠蜀聲乃尺玉切入聲字也

其爲死君乎言先君受秦施而我伐之爲死其君也故先軫答以謀及子孫不可謂死其君今連死君字屬之文公則爲謂二字即應互易

晉楚夾泜而軍此謝元謝石禦苻堅之前事也觀陽處父宜言楚遁而歸知秦師之敗屬有天幸非謝安能操勝祘也

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劉原父曰九字各三字斷句杜以緩字屬上非桵僖公以文元年四月葬越二年二月始作主非卒哭而祔祔而作主之常劉說是也

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其後日以强大及始皇之身遂兼天下儒者無前知之術苐畱此理於天壤而已言之不驗不足為左氏詬病也

且畏偪言諸大夫既嚴憚君夫人夫人亦實能以大義相詰責注云畏國人以大義來偪已御覽引服虔畏他公子相偪迫皆非當日情事

同官為寮亦通作僚書皋陶謨百僚師師酒誥百僚庶尹皆從人

荀林父知外求君之不行而會不聞昌言於朝以阻趙孟者亦以國賴長君立靈公不如立公子雍也特恐其不果耳故私於先蔑如此非以盾爲非也漢胡廣阿梁冀意不敢堅執立清河王蒜此則小人貪位誤國之所爲而非可以林父藉口者矣

晉負心之舉令狐之役尤甚於殽

强死謂賺强無死法而死不明言兵死而兵死可知也不如隨會四字斷句杜解補正以能字屬上爲句則與賈季罪大文義不屬且又不必申言其知足使矣

魏壽餘史記作魏讎餘注引服虔晉之魏邑大夫

執其帑于晉帑者統妻子而言之與駢盡具其帑衎的

盡送其帑曰盡具曰盡送知非獨子矣下秦人歸其帑注亦云歸士會妻子于晉唯此云帑壽餘之子則似以爲人名未知何意

孟子有言民爲貴達此義者邾文公也社稷次之達此義者楚夫人鄧曼也

夫巳氏顧炎武曰猶詩言彼巳之子詩亦云彼其其巳音相近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其失與莊二十五年同傳譏非禮豈知流失敗壞乃有昭十七年之并此無之也

鹿死不擇音借音爲蔭未得左證服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於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杜解補

正引莊子獸死不擇音郭注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

以禦魑魅魑字他見皆作螭釋文山神獸形也魅說文作彲彡鬼毛老物精也周禮疏引賈逵螭山神獸形或曰如虎而噉虎或曰魅人面獸身而四足史記注引服虔螭魅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依說文當作离螭魑皆俗

其御羊斟不與羊斟非名也史記宋世家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羹不與羊羹卽羊斟也方言斟汁也如趙世家從者行斟以枓擊殺代王是也蓋華元之御字叔牂因疑羊斟爲名傳羊斟非人羊斟之謂疑皆叔牂字而後人妄改者羊斟不及羊斟恐無此適值之事

文馬百駟史記注引王肅晝馬也杜解補正非說文同王肅
旣合而來犇合答文相近疑答字之誤
牛則有皮皮讀若婆詩羔羊之皮素絲五紽是也
越境乃免顧炎武曰趙盾弒其君董狐之直筆也亡不
越境反不討賊奚辭也傳者不察其指而妄述孔子之
言以爲越境乃免謬矣穿之弒盾主之也討穿猶不得
免也君臣之義無可逃於天地之閒而可逃於境外乎
黑臀國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
晉國
旄車詩疏引服虔戎車之倅
罔兩服云木石之怪注云水神說文山川之精物也

以盈其貫貫錢貫也引喻之詞猶云滿其量注非

陳靈公荒淫無忌卒致株林之禍洩冶之諫可謂舍生取義殺身殉國矣故孔甯儀行父實殺之而書之曰陳殺罪靈公也曰大夫死諫大夫職也傳既妄托孔子引詩論者又惑於家語之文從而坿和之是則龍逢比干誠非俊物而後世冥蟬仗馬皆得而藉口也事之不平莫此為甚

夏徵舒以魯宣公十年五月弒靈公楚以十一年夏與陳成公盟于辰陵其不討賊明矣至冬而忽有誅陳夏氏之舉因而入陳此事直書狡謀如見惟知其未可竟取而復封之差為解事耳傳云書有禮非經意也

屈蕩尸之尸當作戶戶止也古人以守戶之人謂之戶者取其能止人也小爾雅戶悛格扈止也漢書樊噲傳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王嘉傳坐戶殿門失闌免師古曰戶止也左傳屈蕩戶之又唐書李紳傳擊大毬戶官道車不敢前

亦終夜有聲杜解補正謂無復部伍則與不能輯意複沓玩亦字知杜說爲長矣

汝從二三子唯敬善哉得其主矣君子觀范氏父子之間覺聖賢氣象去人未遠也

且辟左右唐石經作旦辟左右

衞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言衞晉皆侯

國不得以衛爲晉次然以盟主故宜先盟晉注非

凡物薄者先折觀兩獻子之見齊君而知韓氏之後亾

矣

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

有其實乎遂適齊聰應識之人之有德於我也如知武

子可也我之有德於人也如賈人可也

晉侯有疾立太子州蒲爲君此創舉也又在趙武靈王

自號主父之前

重之以昏姻昏當作婚白虎通義婚姻者何謂也婚者

昏時行禮故曰婚姻者因夫而成故曰姻說文姻壻家

也女之所因故云姻婚婦家也禮娶女以昏時故曰婚

釋名壻之父曰姻女往因媒也婦之父曰婚壻親迎用昏也據此諸說皆以昏釋婚以因釋姻知不得姻字獨加女旁也

康公我之自出爾雅姊妹之子爲出此及莊傳陳厲公蔡出文傳齊出貜且長襄傳周之自出又蔡人欲立其出昭傳徐子吳出皆是也何休以出爲外孫非

孟子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春秋士大夫達此義者范文子一人而已故鄢陵之役獨不欲戰而欒書中行偃輩皆不足以語此執戈逐士句悲同心之不可得而大帥之識亦無以遠過於童子也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

此君其戒之雖伊傅周召訓辭深厚蔑以加矣
御子六間之說可云料敵如見即塞井夷竈亦豈非應
猝之傷才乎欒書乃欲固壘以待屍居餘氣坐成大功
其後反怨御氏而欲廢之人心不同抑至於此先亾宜
矣

敗者壹大壹益音相近疑益字之誤

使鍼御持矛御與去韓音相近疑與字之誤

不亦識乎志識古今字歟其不忘舊言也注非

受而飲之覺豈有嫣人羊叔子猶為有戒心矣

御子驟稱其伐其識固出范氏父子下然觀其臨禍數
言皎然可以懸之日月書僞獨非人臣乎衞於御氏屢

有貶辭毋乃沒其大節
春秋賢大夫祈死者二人叔孫昭子以家臣助逆容之不安誅之不可一死自明造物者猶哀其志而許之況以文子之忠誠而不足以格上帝則所謂主宰者復何神耶何休云死不可請彼自天祿盡耳何言之謬也
虞人箴七韻唯廟字屬宵肴餘皆幽部中字也顧氏唐韵正不引彼交匪敖如蠻如髦爲宵肴通幽之證而盡改州道草擾獸牡六字之本音遂與六書諧聲及詩韻不合至引還之詩九誤好字雖非諧聲然質之於經古音可定洪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好古文作丑假借必同聲之字而丑從女丑聲道字從辵首首亦聲也牆茨

宛邱皆可互證並非宵肴部中字

臧之狐裘裘渠之切與駘爲韻者之咍同部如詩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是也六句三轉韻

穆姜不自諱其惡快然譚易亦奇

棄位而姣注云姣淫之別名按姣字無淫訓說文好也月令養壯佼當作壯姣姣者長大美好之貌而此姣字當作佼管子明法解羣臣皆忘主而趨私佼是也

其夫出征而喪其雄雄羽陵切如詩無羊之三章正月之五章皆是也

子西聞盜不儆而出與子產未知孰賢惜不經夫子論

定

其能來東底乎底疑當作邸注訓至似非

安其樂而思其終魏絳之言也或者其君實甚師曠之

言也皆無愧范文子

今茲主必死今茲今年也孟子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

來年呂氏春秋任地篇今茲美禾來茲美麥高誘注茲

年也

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注癉疽惡瘡又云在頭曰瘍殊未

明晰小雅哀我癉人毛傳癉勞也爾雅釋詁倫勩卭敕

勤愉庸癉勞也說文疽久癰也合而觀之傳言荀偃以

積勞之故患癰已久返自平陰瘍復生於頭也檀弓居

喪之禮身有瘍則浴是瘍亦不專指頭瘡故傳明言在頭也說文疕頭瘍也痒瘍也瘍乾瘍也皆可證

荀偃之死何其似司馬師也然偃沒於國事死而猶視差爲可憫

鄭甥可鄭甥猶言鄭出

篳之役季文子立武宮猶爲告成事於先君也平陰之役季武子作林鐘而銘功加侈焉然亦文子有以啟之也故曰其父報讎其子行劫

天子令德頎炎武曰令猶令龜之令言以德布於銘也

以公姑姊妻之杜以成襄之齒計之不應有女兄之未嫁者然謂姑姊之寡者則太鑿矣杜解補正以爲成公

之妹則何不竟稱姑妹吾意姊下脫一妹字傳第云以公之姑姊妹妻之耳固未深求其爲姑姊爲姑妹也欒祁以外淫之故至以爲亂誣腹出之子此亦人倫之一大變也更數百年而魏胡靈太后弒孝明帝矣唐武后殺太子宏矣盈之得亾幸也

女敝族也文義當屬下言汝既衰宗而國又多大寵若復生不仁之人以間之不亦難於免禍乎注非

得罪於王之守臣杜解補正守臣謂晉侯也王藻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是也

合肥學舍札記弟七